

劉王兩先生評點朝野群載

全八本

1604
8上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經書

第 984 號

第 8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5 6 7 8 9 6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明
0713
新
1604
84

8



南華經十五卷目

第二十七篇

寓言

第二十八篇

讓王

第二十九篇

盜跖



南華經卷十五

寓言第二十七

○雅○字 寓言十九 寄之他人則十 重言十七 世之所重

七見 信 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 夫卮滿則傾空則仰

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

寓言十九 藉外論之 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

借親父不為其子媒 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

也 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非吾罪也 人

南華經卷十五

謂此書內十有九最是鄭解十有九見信因好於語無信意和之以天倪便如飲之以醇酒日出者無日不從事乎此也

因以曼衍所以
窮年兩語最悲
豈不知吾言之
汗漫支離哉
所以窮年不
不藉是爾其言
寓也其情真也
歎以言齊之則
已不窮矣

之罪也。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與已
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互相同於已為是之異。非也。
於已為非之。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
非借外。如何。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以其耆艾
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
期年耆者是非先也。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
也。待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
謂陳人。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此俗之所以為安故而習常。卮言日

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
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不言則齊。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付之與物。而就其言。則彼此是非
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故曰無言。言彼
故雖有言而。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我竟不言也。雖出吾口。皆彼言耳。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據出吾口。有自也。而可有自也。
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
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

乎不可。不可於不可。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徧。故有不可。不可。物固有

所然物固有所可。各自自然。各自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可無而至也。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萬物皆種也。

以不同形相禪。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始卒若環。於今為始者於

昨已復。為卒也。莫得其倫。理自爾。故莫得。是謂天均。天均者天

倪也。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與時俱也。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時變則俗

情亦變。乘物以遊。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

九非也。變者不停。是不可常。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孔謂

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莊子曰。孔

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

物而不造言也。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若役其才

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鳴而當律。言而當法。鳴者律之所生。言者

法之所出。而法律者。眾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用也。我

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使人乃以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
心服而不敢盡立定天下之定。口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洎及。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也。謂參仕以爲親無係祿之罪也。曰：既已縣矣。係於祿以養也。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夫養親以

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三年而從，不自專也。三年而通，通彼我也。四年而物，與物同也。五年而來，自得也。六年而鬼入，外形骸也。七年而天成，無所復爲。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所遇皆適而安。九年而大妙，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

有為死也。生而有為。則喪其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由自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而生陽也無自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皆已。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

無鬼邪。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無靈也。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動運自爾。無所稍問。予有而不知其所以。自爾。故不知所以。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影非形。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率至

於無待而獨。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竟不可問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

子居。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尊形。自異。故憚。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夸。而避之也。矜故也。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

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

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

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

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間。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

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

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

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

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
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雅字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
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
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
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
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雅字茨以生草。蓬戶不
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
匡坐而弦。雅字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

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
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
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
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
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
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
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
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

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

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藜羹不糝字○添顏色甚儼而弦歌於室顏回雅○字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

管中政代省

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雀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字○添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字○添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

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孔子曰：士志於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遠，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

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瞍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瞍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

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舊說曰：如卜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爲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繫於懷。何自投之爲哉？若二子者，可以爲殉。昔周之興，有士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

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

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聖暴之君

陳明卿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志，致道者忘心，則無迹矣。

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尹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語錄略與
史記日者
傳相以其
文肆而逸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

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

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命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一。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

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
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
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
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劔瞋目。聲如乳
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
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
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

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
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
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
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
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
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
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

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

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

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雅字教後世。搥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發策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

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

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

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

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日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距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距得

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

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此篇寄明

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距不可御也

子張問

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利之利而信

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善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

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論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

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正。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

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雅字。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

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

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

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
雅○字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
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
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
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
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
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
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

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
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
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
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篔簹之
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
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
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
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

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雅○字○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此章言知足者

足常

南華經十六卷目

第三十篇

說劍

第三十一篇

漁父

第三十二篇

列御寇

第三十三篇

天下

南華經卷十六

說劍第三十

雅○字○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

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慄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劔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劔。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劔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

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劔服。治劔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劔。故以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曰。臣之劔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劔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

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雅○字○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

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意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

楊用脩曰余嘗
有江行詩云回
飄移杖撐策杖
送李音下句乃

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
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
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
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
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挈而引其船。
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

用莊子漁父事

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
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喜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
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于今。六十九歲矣。無所
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
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
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

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

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恭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割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

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合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

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

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

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从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

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此篇言無江海而問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蠢動之類。咸

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列御寇第三十二

揚用脩曰外篇
唯列御寇寓言
為最學者牽于
所聞遂傳為偽
不敢誦竟不知
其妙在何處則
與耳食何異哉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
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
十餐。賣漿之家。而五餐先饋。言其敬已。伯昏瞀人曰。若是
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外自矜飾。形謀成光。
舉動便僻。而以外鎮人心。其內實不足。以服物。使人輕乎
貴老。若鎮物由乎內實。則而整其所患。言以美
則所患。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
亂生也。

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權輕利薄。可而無求於人。

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

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

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苟不遺形。則所

守之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

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

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

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

鄭人緩也。箇般

起語便是。莊子

楊用備曰。吾讀

莊子。列柳冠至

巧者勞而知者

憂。數語約。詞絕

倫。運諸子所不

及者。誰謂外篇

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

無保汝也。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而焉用之感

豫出異也。先物施惠。惠不因。必且有感。搖而本

才。又無謂也。必將有感。則與汝遊者。又莫汝告

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細巧入人。莫覺莫悟。何

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

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夫無其能

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鄭人緩也。呻吟裘

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之非真耶

夢語隱約無依
凄斷

氏之地

呻吟吟詠之謂

祇三年而緩為儒

祇適也

河潤九

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

翟緩地名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

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

緩怨其父

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

良師而便怨死精誠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

其至故為秋栢之實

自此已下莊子辭也夫積

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

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

彼故使彼故使習彼夫

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

言緩自美其儒謂已能有

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

倫也齊人之井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

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也無泉亦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

徒識穿詠之未功因欲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

而况有道者乎

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乎其間也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仍自然之能以為已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

效於使波却是
美緩如是爾使
爾弟為墨而賤
其親則可乎何
異以井為功而
梓飲者此他人
德色語出于莊
子自結不祀正
位但覺擊於昏
緩尤結得感動

也。心。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爲衆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雖知也。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朱。評。漫。學。屠。龍。於。支。離。物也。應其至分而已。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事在無。貴。於。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理雖必然。猶不遠。功。兵。其。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必之斯至順矣。理雖未必。抑而安。有。見。則。乖。逆。生。順。於。兵。故。行。有。求。物各順性則兵恃之。是足則無求。

則亡。不得已而用之。以恬小。夫。之。知。不。離。苞。苴。

竿。牘。苞苴以遺。竿牘以問。敝。精。神。乎。蹇。淺。昏於

所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

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爲

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

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泊。然

而任其天。行。也。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爲。知。所。得。者。細。而。不。知

大。寧。任。性。大。寧。而。至。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

水生乎氣。散泄乎太清。語亦高

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頂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坂乎仲尼。坂。危也。夫

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方且飾羽而畫。凡言方且。皆謂後世。以為安。事華辭以支為旨。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今以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體中也。彼宜女與。彼。百姓也。女。哀公也。彼與女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予願與效。彼非所誤。而可矣。正不。可也。今使民離實學偽。非以養已也。誤而可矣。正不。可也。

動是心動過是
心過此動此過
惜金木宵人實
行者內之過也
夜行也。陰。陰
之而不知也。五
行相尅與內刑
對說得妙

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明不謂難治

也。治之則偽。故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布而

非芻狗。商賈不齒。况士君雖以士齒之神者弗

齒。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為外刑

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為內刑者。動與過

也。靜而當。則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誅之。不由

之塗者。謂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性

外。訊於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自非真

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

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

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

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言人情貌之故其就義

若渴者。其去義若熱。但為難知耳。未為殊無迹。故君子遠使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

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

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

宥極心髓

說得明白洒落
勝說難參伍無
心術

閑言漢語冷詼
隱刺不知誰指
而古今常有此

德為德也

德非所謂為德
既不自修不嘗

有心有心有眼
九見可欲而逐
之者眼為累心
亦有眼尤速于
眼如曰怵心及
其內視則內之
敗已久矣說得
甚親切
此輩也以我之
能論人之不能
此心不可學道
大慧有云切不
得道我會他不
會便是此意
大慧語又錯正
是不怕他害怕

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

人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

走。孰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如而夫者。一命而

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

許。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許謂許由也。言賊莫

大乎德有心。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而

心有睫。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及其有睫也。

而內視內視而敗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凶

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

好也。而此其所不為者也。此訾也。夫自是而非

為凶首也。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窮有

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窮於受役也。然天下

以所長。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

杖物而行者也。偃快。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

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

也。達知慧外通。通外則以無涯傷其內也。勇動多怨。怯而靜乃厚其身耳。

仁義多責。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多責。達生之情者

傀。傀然大悟解之貌。達於知者肖。肖失散也。達大命者隨。泯然

與化俱也。達小命者遭。每在節上人乃悟也。人有見宋王者錫

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

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

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

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此與赫龍同非
莊子之量也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

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

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取夫

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

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或聘於

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

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

可得乎。樂生者畏犧而辭聘羈馽聞生而曠臆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莊子

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

發榮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應明者唯為之使夫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唯任神然後能至執其所見受使多夫神者徵之夫順故無往不應也。矣。安能使物哉。

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

自得而愚者特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待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之外也。

天下第三十三

以篇法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為其所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古之所謂道術者。

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物使

各歸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凡此四名一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耳。所自言之異。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此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也。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人其備乎。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本數明。故未不離。六通四辟。小

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所以為備。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跡外也。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晉紳先生多能明之。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賢聖不明。能明其迹。又未易也。道德不一。百家穿鑿。天下多得一

各信其偏見。察焉以自好。夫聖人統百姓之大而不能都舉。情而因爲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殊俗。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所長不同。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故未足備任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各用其一。曲故析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况一曲者乎。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全人難遇故也。天下之人各

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將爲天下裂。字。法。裂。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主不侈於後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勤儉則瘁。以繩墨自矯。矯厲也。矯厲而備世之急。勤而儉。則財有餘。而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不復度衆所能也。作爲非樂。命之曰

生不歌死無服
不惟無罪亦與
莊子何別其所
以不可死者其
意也豈固不若
莊子也

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夫
不足。則以鬪為是。今墨子令百姓。其道不怒。但
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鬪為非也。自
刻。又好學而博不異。既自以為是。則欲令不與
先王同。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同焉毀古之禮樂。
嫌其侈靡。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
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

死不服。桐槨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
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物皆以任力稱
儉為法。而為之大過。雖欲未敗。墨子道。但非雖
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道德雖
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獨
成墨而不類。其生也動。其死也薄。其道大觳。無
萬物之情。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
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反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

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者必合天下之惟心而與物俱往也。墨

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

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

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

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

此。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覩其性之適也。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

褐為衣。以跋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謂

苦為盡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非

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也。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

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

不同。相謂別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

巨子為聖人。巨子最能辯其所以成其行。尸者。尸主也。皆願為之尸。

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為欲係巨子之業也。墨翟禽滑

釐之意。則是。意在不侈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是。其行則非也。

為之大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

無毛相進而巳矣。亂之上也。亂莫大於逆。治之

下也。任眾適性為上。今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

也。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將求之不得也。無雖枯

槁不舍也。所以為才士也。夫非有德也。不累於俗。不

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也。忮逆也。願天下之安

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以此

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

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接萬物

以別宥為始。不欲令相犯錯。語心之容。命之日心之行。

以聯合驩以調海內。強以其道。聊令合調令。和也。請欲置之

以為主。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見侮不辱。其於以活民為急也。

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所謂聊調。以此周行

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

聊調之。理然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所謂雖然。其

為人大多。其自為大少。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曰

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斯明自為。先生恐不

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
活哉。謂民亦當報已也。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揮斥高貌。曰。
君子不為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以為
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為救世之士也。以禁
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
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
然無主。各自任也。趣物而不兩。物得所趣故一。不顧於慮。不
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
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
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
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都用乃周。教則不至。
任其性乃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
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泠汰猶聽放也。曰。知不
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
又鄰傷焉。誤。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不肯當其任。而任夫

隨磨齒也
隨轉也

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爲橫復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使物不殉。椎拍斡斷與物宛轉。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混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不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昏目恣情。苟免當時之患也。魏然而已矣。任性。推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緣於不得已。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功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惟字。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

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爲不知道也。夫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爲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適得怪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笑也。焉。未合至道。故爲詭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在之。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所謂齊萬物以爲首。其風竄然。惡可而言。逆風所動。

之聲。常反人。不見觀。不順民望。而不免於魤斷。雖立法而魤斷。
無圭也。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躔不免於非。是躔
也。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為
知。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但不至也。以本為精。以
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澹然獨與神
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
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
自建也。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也。而巳。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
主之以太一。

太一邪。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關尹曰。在巳無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形物自著。
不自是而委萬物。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
響。常無情也。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
失。嘗全者。不知所得也。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
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
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
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
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

下。然後歸之。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不與萬物爭如谿谷也。樂推而不厭。日受天下之垢。雖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人皆取實。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已獨取虛。守冲泊以無藏也。故有餘。付萬物使各自歸。然而有餘。立自足。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之謂。疾無費也。無為也。而笑巧。巧者有為以傷神器。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倕也。人皆求福。已獨由全。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所求。福已足。日苟免。

於咎。隨物故物。不得咎也。以深為根。理根為大。初之極。不可為之淺也。以約為紀。去甚。泰也。日堅則毀矣。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逆則雖水氣無粟也。至順則全。逆則毀。斯正理也。銳則挫矣。進躁無崖為銳。常寬容於物。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也。不削於人。全其性也。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任化也。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無意趣也。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故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任置

陳子淵曰此段
華一部莊子旨
意收括無其
自叙道術只在
著書上見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

不儻不以觴見之也字○注以天下為沈濁

不可與莊語累於形名以莊語為以卮言為曼

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

來而不敖倪於萬物其言通至理正當不譴是

非已無是非故以與世俗處形羣其書雖瓌瑋

而連狝無傷也還與物合其辭雖參差而詼詭

可觀不唯應當時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多所上

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

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

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

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莊子通以

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為汪平意說已惠施多方其

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至

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

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中方

方睨物方生。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

鳥黃語有悟入

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

天地莫大也。終欲終問而無術

南華經卷

其壯乎施

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

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施惠之能其猶一蚤一句○法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句○法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

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

夫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椳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為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